

箱内的缺失



我常常记不得过去的事。每当有人提及小学或初中时代的往事时，我时常会有“还有这回事吗”的困惑。尽管如此，偶尔也会出现场的其他人已经淡忘，唯有我还保有鲜明记忆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什么事会逐渐淡忘，什么事会永远记着。

回溯记忆时脑海里一片晦暗，不知自己在何处做了什么，但时不时有鲜明的瞬间在闪烁，通常是运动会、远足或夏令营的片段。当初我对这类活动兴味索然，甚至觉得百无聊赖。可这些瞬间成为往事后，不知为何偏偏能在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这让我感到诧异。还有，明明是平淡无奇、毫无特色的一天，我却清晰地记得当天的个别片段。记忆非常零碎、没头没尾的，不像杂志上的活动报道，倒像是古旧的照片，让人难以忘却，难以割舍。比如，夏日的某一天，我不知疲倦地凝视着水渠中的漩涡；冬日的某一天，我望着图书馆书架上够不着的某本书，看着那可怕的书名胡思乱想；秋日的某一天，我和同学经过书店时，为了库存仅剩一本的小说你争我夺，之后又相互谦让。这些记忆和无数被遗忘了的经历，又有何不同呢？

只是直觉有时会告诉我，当下的经历或许永生难忘。六月的某个夜晚，我迎着温热的风漫步在街道上。多年以后，我是不是也会记得这样微不足道的场景呢？当然，这得等到十年甚至二十年后才能确认了。

事情要从一通电话说起。

当天的晚餐是我自制的炒面。

白天天气晴好，傍晚却晴转多云，热气似乎因此无从散去，导致晚上依旧闷热非常。出于种种原因，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特意下厨未免太麻烦了，于是我打开冰箱，想看看有什么能随便应付一下的食材。收获就是可以用来做炒面的蒸面条。

我还找到一些蔫了的卷心菜、干巴巴的金针菇和发皱的培根。将食材随手切碎后，我往加热后的平底锅里倒了油，先将面条放了进去。干等片刻后，看到锅里冒起白烟，我才意识到这是在干烧，不禁有些不安，但还是镇定下来，时不时拨动几下面条。几分钟后，等到面条变得有些焦脆，我就盛出来放在碟子里，然后炒起菜来。大致炒熟后，我用长筷子将菜扒到平底锅边上，倒了一点辣酱油煮沸，厨房里瞬间弥漫香味，仿佛连空气都染上了炒面的颜色。最后只要将面条倒进锅里拌一拌，就大功告成了。

我端着碟子从厨房走到客厅，拿来筷子倒好麦茶后开始享用。桌子上放着一封寄给老姐的“三年I班同学会通知函”。要是酱汁溅上去就解释不清了，所以我赶紧把它挪到信夹子里，这才安心地大快朵颐起来。就在我合掌准备开动时，电话响了。

我瞅了瞅墙上的时钟，现在正好七点半。怎么说也正值晚饭时间，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着实不太礼貌。而且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就算我去听电话，对方多半也不是要找我。我本想无视电话铃声，将筷子伸向热气腾腾的炒面。可气的是铃声响个不停，一直装

迟来的翅膀

成无人在家的话，心里不免有些罪恶感。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我叹了一口气，放下筷子，走到电话前拿起听筒。

“喂？”

“您好，我是折木同学的……”

我以为是打给老爸或老姐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却很熟悉。对方似乎也注意到接电话的是我，顿时恢复成平时的语气：

“奉太郎？”

“嗯。”

“哎呀，太好了。没想到接电话的会是你。我还在想，如果是你的姐姐，我该怎么应付才好。”

对福部里志来说，这或许是挺好的，但对我来说则不然。

“抱歉，和你多说一秒，我的炒面就会冷上几分。”

“什么，炒面？这可真是悲剧！”

没错，就是悲剧。

“既然你懂了，有什么事就赶紧说。”

对方似乎在强忍笑意。

“要是你有手机，我就不用这么大费周章啦。啊，抱歉，我打电话过来不是为了说这个。我想邀请你出来散步，接下来有其他安排吗？”

我很少在晚上出去，一般吃完晚饭就窝在家里，不过凡事总有例外。仔细想想，之前也有一次我和里志在大晚上出门散步。我又看了看时钟，吃完炒面需要十五分钟，出门前还要换衣服什么的。

“没什么安排，八点我就能出来。”

“那再好不过了。我去找你吧？”

我在脑海中比划着自己家和里志家的相对位置。这是他提出的邀请，让他专门跑过来也无可厚非。不过，我也没必要摆架子，便想到一个距离两家差不多远、两人也都知道的地方。

“我们在赤桥见吧。”

“好呀。你的炒面再不吃就真的冷了。我们稍后见吧，拜拜。”

他倒也爽快，草草道别后便挂断了电话。多半是察觉到通话时间过长的话，我会感到为难。挂电话时不拖泥带水倒是很符合里志的性格。

我回到桌子前，发现表层的炒面果然冷掉了。不过也没必要重新加热，上下拌一拌又会冒起热气来。

月光穿过薄薄的云层投射下来，带着湿气的夜风从巷弄之间穿透而过。我套了一件羊毛衬衣出了门。迎面有风吹来，但依旧有些闷热，于是我回家换了一件纯棉衬衫。

休闲裤的口袋装不下我的对折钱包，带上书包又太麻烦，但我也只好身无分文地出门，这样很可能要让里志请客。思前想后，我最终从钱包里抽出两张一千日元的钞票，塞进胸前的口袋里，然后双手插在裤兜里，于八点准时出门。神山市的夜晚来得早，住宅区的小路此刻已经分外寂静。

我不紧不慢地走着，走到约好碰面的地点——赤桥不过十分钟的路程。其实“赤桥”只是习惯叫法，这座桥另有正式的名称。只是因为通体涂着朱漆，大家图方便才叫成“赤桥”，本名反倒没人记得。赤桥附近有银行、信用金库¹和邮局，白天相当热闹。没想

1 注：日本金融机构，以中小企业为对象，从事存款、放款、贴现等业务。

迟来的翅膀

一到晚上，这一带会变得如此冷清。路灯映照下的赤桥不见半个人影。真是奇怪，我还以为里志会先到达这里。我环顾四周，这时有人从后方伸手搭上了我的肩膀。

“晚间好。”¹

要说一点也不吃惊，那是假话，不过我也没有被吓着。当我看到附近四下无人时，潜意识里已经做好被里志偷袭的准备。

我头也不回地说道：

“哦。”

仅此而已。

“真没劲，你从来都不知道配合一下。”

里志绕到我的面前，脸上带着笑意，却像在苦笑。我们没有对上视线，他看向桥的方向问道：

“那么，去哪里呢？”

“你来决定。”

我可没什么半夜散步的经验，自然也想不到可推荐的路线。

里志歪着头说：

“再往市中心那边走几步的话，路上会热闹不少……可我们又不能进酒吧街，要是被巡警发现就麻烦了。”

“可不是，您毕竟是总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嘛。”

“沿着小路一直走出去，有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家庭餐厅。”

不过挺远的，得开车才能到那里，至少要骑自行车去。他多半只是随口一说，但还是迈开了步子。

“随便走走也好。”

1 注：原文用的是日本北海道地区的方言。

我倒是无所谓。

里志穿过赤桥，沿着河边的小路朝上游走去。或许是因为梅雨季节雨水丰沛，河流的水位颇高，湍急的流水声响彻耳际。这附近没有路灯，唯有住家窗户透出的灯光和时明时暗的月光聊以照明。好在我的眼睛早已适应了黑暗。老旧的板壁上生了节孔，酿酒厂的屋檐下少见地按旧时习惯吊着杉叶球，倒闭的澡堂大门口贴着关店的告示——我看着两侧的风景，缓缓地漫步在夜晚的街道上。

河流两岸正在进行护岸施工，坡面看起来有点像石围墙，边沿种着成排成排的行道树。或许是极度渴求阳光吧，其中有几棵树向着河面的方向生长，恨不得挤出去一般。我突然停下脚步，将手搭在一棵树上。树皮相当粗糙，起伏不平。叶子很大，有点像紫苏。这是一株樱花树。这一带以赏樱出名，这条小路又便于走动，想必到了开花季节会人满为患吧。此刻小路上却只有我和里志，不注意看的话，都不知道这些过了花期的植物正是樱花树。毕竟现在不是开花季节，自然会冷清一些。

我将手从树干上拿开，开口问道：

“那么，你找我有什么事？”

大晚上邀请我出门，他肯定不只是想散步吧。

我们认识很久了，但其实谈不上深交，几乎没有在休息日碰过面。上下学时也只是偶尔时间对上了，我们才会一起走。既然如此，里志突然邀请我在夜间散步，必定是有什么严肃的事。要么是非常紧急，以至于无法等到明天；要么是非常私密，不方便在学校里提起，怕被旁人偷听。

里志平时说话喜欢拐弯抹角，今晚却不一样。

迟来的翅膀

他一边走一边说道：

“我遇上麻烦事了。”

“我可不想被麻烦事缠上。”

“嗯……该怎么说呢，其实我现在的处境确实不妙。不过麻烦归麻烦，更糟糕的是，目前我遇上的问题和你完全无关。”

我听得莫名其妙，不由得皱起眉头。

他耸了耸肩说：

“说白了，麻烦的是，我不得不向没有利害关系的你求助。”

“原来如此，你想谈的事情……”

“有违你‘如果可以不去做，那就不做’的原则。”

原则上说，里志的顾虑不无道理，但我既然匆匆吃完炒面后在大晚上跑出来闲逛，要是不听他讲讲那件与我无关的事，倒不如打从一开始就在家清洗那个烧糊了酱汁的平底锅。

“没关系，说来听听。”

里志点了点头。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今天举行了学生会主席选举吧？”

“……嗯。”

其实那不过是几个小时前的事，可他不说的话，我还真忘了。由于上一届学生会主席陆山宗芳的任期已满，当天的课程和班会结束后，学校进行了新主席的投票选举。

神山高中的学生会主席选举活动会持续一周，期间候选人会在校内张贴海报，在学校集会时陈述自己的履职方针，参加午休的校内广播节目大谈特谈。这样的选举活动到昨天已经全部结束，今天只是进行了投票。

“你还记得候选人是谁吗？”

听里志这么一问，我在脑海中回想着。

“两人……不对，好像有三名候选人。”

里志苦笑着说道：

“我是问你记不记得他们的名字，没想到你居然说出人数。只有两个候选人啦。不过你记不住也不奇怪，毕竟我们学校里的社团活动丰富多彩，学生会反倒不那么引人注目。”

“可不是？候选人好像都是高二的吧。”

“这一点你倒是记住了。当然是高二的啊，高一生今年四月才刚刚入学，高三的接下来就得准备考试了，都不可能参选。”

也是，这其实很合理。

“这次选举是D班的小幡春人和E班的常光清一郎的对决。对于你来说，投票结束后就没什么事了，可我还得参与开箱点票的工作。”

我对神山高中学生会选举的运营工作并无太大兴趣，但听里志这么一说，还是暗暗感到吃惊。里志这个人多才多艺，闹着玩似的参加了不少社团，具体说来有古籍研究社、手工艺社，以及从高一一开始就加入的总务委员会。人不可貌相的是，他现在已经是个副委员长了。我就算再怎么不关心社团，也知道神山高中有选举管理委员会这么一个组织。

“选举管理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吗？”

里志笑了，看来这个问题正合他的心意。

“管理投票箱和开箱点票自然都由选举管理委员会负责，我只是公证人。根据校规，选举开箱点票时要有两名学生在场担任公证人，公证人必须是神山高中的学生，不得由选举管理委员会成员或

迟来的翅膀

候选人担任，条件仅此而已。据说以前是学生志愿者来当公证人，不过从我入学开始，正副总务委员长担任公证人已经成为惯例。毕竟每次都去找志愿者也挺麻烦的。”

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起来，但说得越顺畅，我就越觉得可疑，毕竟里志这个人……他仿佛读出了我的心声，向我强调道：

“我是说真的！里志我可是实在人，从不撒谎。”

“好吧，好吧。所以呢？”

“开箱点票时遇到了问题。”

这样啊。

“目前神山高中的总人数，也就是有投票资格的人数，是一千零四十九人。”

我入学的时候，高一有八个班，共计三百五十名学生。这样算来，三个年级的总人数差不多就是那样吧。

里志有些做作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们统计后，发现总共有一千零八十六票。”

“怎么回事？”

我忍不住问道。票数不足的话，我倒还能理解，反正就是有人弃权了。可票数比总人数多是什么情况？

里志严肃地点了点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考虑到早退、缺席和弃权的人，票数比实际人数少一些倒也无所谓，可要是比具有投票资格的人数多，这恐怕无法说是失误或意外吧。”

他顿了顿，又继续说道：

“我觉得是有人从中捣鬼。”

我一言不发。

正如里志所说，从目前获得的信息来看，很难想象这只是单纯的失误。“从中捣鬼”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很可能真的是什么人故意做了手脚，导致票数掺了水分。

“其实从投票的结果来看，两位候选人相差了近一百票。如果多出来的黑票是空白票，那结果自不必说；如果投给了两位候选人中的一方，那么选举结果也不会改变。选举管理委员会认为，选举中出现猫腻是不争的事实，只能重新进行投票。到底是谁将黑票放进了投票箱呢？当然我们可以称其为犯人，不过我对揪出犯人兴趣不大。我们无法掌握选举各方的利害关系，多半是找不到犯人的。现在有必要知道的是，那人是怎么把黑票放进去的。”

“.....”

“麻烦的是投票用纸的管理不太规范，任何人都能自行制作有效的票券，只需裁张纸盖个章就行。而公章就放在会议室里，谁都能取用，但这依然不能解释犯人是怎么将黑票混在投票箱里的。神山高中的学生会主席选举流程肯定出现了漏洞，如果不堵上，恐怕这种事今后还会重演。即便我们当作没这回事，重新进行投票，届时说不定也会有黑票混进来。”

“这倒也是。”

“我想了很久，但始终找不到头绪，才在大晚上打电话给你。”

里志陷入了沉默。

话说到这里，我也大致清楚了事态。

我挠了挠头，抬头看向云影间若隐若现的月亮，然后垂下视线，对里志说道：

迟来的翅膀

“我差不多该回去了。”

我们已经沿着河边的小路走了很久，路过了两座桥。如果一直朝上游走去，不知道会抵达哪里。不过现在时候已晚，不适合进行这种寻找河流源头的探险。

里志似乎不觉得意外，开口说道：

“那就回去吧。我还是太依赖他人了吗？”

这倒不算过度依赖他人，但我觉得他找错人了。想必里志自己也清楚，只是不肯说出来罢了。

“好吧。和别人说说事情，你也能整理一下思绪嘛。我倒是无所谓，不过还是明天再说吧，我还得回去洗碗碟，不然家里会有一股酱汁味。”

“已经太迟了吧？”

或许吧。回去后，我得把家里的窗户通通打开。

前方有一道光线逼近而来，那是自行车的车前灯。自行车呼啸而过时，我和里志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里志才说道：

“明天就来不及了。我需要在明天早上之前得出结论。”

“选举结果最迟是在放学公布吧？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这应该是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吧？”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当初知道你加入手工艺社和总务委员会的时候，我以为你也是抱着玩玩的心态，只是和我的情况有点不一样而已，没想到你能当上副委员长。我本以为你去委员会是闹着玩的，不料你还胜任了要职。你是不是心态上发生了变化？”

“嗯——算是吧。”

“这样啊，我是不是应该为你感到高兴呢？虽说如今你身负委员会活动的相关责任，可遇上麻烦来找我帮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还是说，你觉得我身为神山高中的学生，有义务维护学校的选举制度呢？”

里志回以苦笑。

“我可没有集体主义的倾向。硬要说的话，还是官僚制度更适合我。”

“很好。我可以陪福部里志在夜间散步，但副委员长的委托就去找委员会解决吧。”

里志不以为意，但似乎有些落寞，看上去不像是装出来的。

“哎呀呀，真过分啊。”

他说道。

或许我说得有些直接了，但里志也怨不得别人。是他自顾自地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不能怪我不讲情面地谈论原则。

场面话告一段落后，我突然看向身边的里志，问道：

“那么，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瞒着你？你指什么？”

里志所说的话中，除了票数莫名增加这一点之外，还有两个疑点。其一正如我刚才指出的，他没有理由找我商量。而最为关键的是第二个疑点——

“别装傻了。不管选举遇上什么情况，应该头疼的都是选举管理委员会。也就是说，福部副委员长阁下，按理说这件事应该与你无关才对。”

迟来的翅膀

按照里志的说法，正副总务委员长不过是在开箱点票时担任公证人而已。选举出现黑票确实成问题，但也用不着他出面解决。这家伙对此一直避而不谈。

里志说官僚制度更适合他，我很难想象他仅仅为了让选举正当化便越俎代庖。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总务委员会为了制约选举管理委员会的权力，有意介入此事……行了，这种胡思乱想还是打包后当成可燃垃圾扔掉吧。刚才里志也承认，升上高二后，他的心态有了些许不同，但我觉得他的本性不变。平时吊儿郎当、从不示弱的他居然在大晚上打电话找我商量，必定是有什么隐情。

“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这么想解开这个谜团。”

里志轻轻地苦笑了一下。

“奉太郎，真是敌不过你。”

我也笑了。

“我当然看得出来，你的说辞太不自然了。”

“或许吧。我的确想隐瞒什么，但看来是藏不住了。”

里志有节奏地向前走了几步，仿佛踏着舞步。接着他转过身，倒着走起路来。

“抱歉，明明是我主动找你商量的，却没有说出全部情况，也难怪你会生气。倒不是什么需要刻意隐瞒的事，主要是有点那什么……”

我本想问清楚究竟是有点什么，不过认识他这么久了，随即便理解到他多半是想说“麻烦”。

“怎么说呢，我对选举管理的委员长不怎么有好感呀。”里志将

双手交叉在脑后，继续说道，“总之，那个人太自以为是了。他不过加入了高中的委员会而已，别人正好好做事的时候，他非要从旁来一句‘别磨磨蹭蹭的’。他的口头禅是‘别自作主张’和‘你自己不会判断吗’，光是今天开箱点票的时候，我就听了不下五遍。”

我也不是没见过这种性格的人，但还是头一回听说同龄人中也有这样的人。要是里志的描述无误，那个人应该相当不好打交道。

里志却继续说道：

“虽然如此，但正如奉太郎所说，那和我并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还有一名出场人物。”

“你真敏锐。”里志竖起大拇指，“我要说的是高一E班的选举管理委员，名字倒是不知道。我应该听过他的名字，但没记住。那个人挺一本正经的，说话彬彬有礼，虽然和我不太投缘，但交给他的任务都能好好完成，至少是尽力而为了。哦，我忘记说了，他是一个小个子的男生，看起来像初中生。”

“我大概明白你要说什么了。”

“是吗？不过还是听我说完吧。也不知道是这位高一生的工作能力很强，还是他班上的同学非常配合，总之他第一个抵达了进行开箱点票的会议室。要说的话，委员长那边的通知工作也不到位，以至于这位高一E班同学弄错了顺序。”

里志假装手里捧着投票箱，继续说道：

“你也投过票，应该知道神山高中的选举是先在班上将票投进专用的投票箱，再由该班的选举管理委员将箱子带到会议室。最重要的一环是，开箱时必须当着我们公证人的面。然而，E班的这位同学不等我们到场便开了箱，将里面的票撒在了桌上。”

迟来的翅膀

我思考了片刻，然后说道：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公证人的工作主要是见证投票箱在派发给各班级前和回收开箱后都是空的，仅此而已。我后来确认了E班的箱子，里面没有余票，所以其实谈不上违规。委员长却说，既然E班开箱的时候公证人不在场，那肯定是那位同学动的手脚。”

这样啊。

“无视流程上的疏漏，不经调查就一口咬定是E班的同学做的，这样未免太想当然了。”

“其他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也一样，除了委员长。他觉得其他流程都是按照规章进行的，断然不会有疏漏，所以肯定是E班这位同学的问题，便把完全无法反驳的高一生骂了个狗血淋头。”

里志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

“高一生就哭了。”

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里志觉得这件事并非全是那名高一生的责任。他想证明是其他环节出了问题，这既不是受人所托，也不是他的职责所在，只是为了那位他连名字都记不住的学弟。

我愣住了，只能这样说道：

“你还是老样子，总想暗地里成为正义的使者。”

里志苦笑着说：

“别这么说，我可没有那么伟大，只是看不过去。非要说的话，一开始我没想到必须借用你的智慧。我本以为光靠自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却失败了。没想到我们学校的选举流程还挺严密的。”

“上次和你在夜里出来散步时，我们好像也聊了类似的话题。”

“啊……那还是读初三时的事了，时间过得好快。”

我看向福部里志。这个人身形纤细，看起来不那么可靠，却总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

他不算很温柔，待人也不亲切，甚至有点油滑，对于不正义或不合理之事的憎恶却比普通人更甚，不过从表面上看不出来就是了。有些事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却会眉头直皱，尽自己所能去纠正。仿佛在说只有万事循规蹈矩了，他才能安安心心地开玩笑似的。

总之，我大致清楚情况了。里志拖我下水不是为了委员会的工作能顺利开展，也不是为了神山高中的选举能正常进行，仅仅是想帮助那名哭泣的高一生，给委员长一点颜色看看。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把话说明白呢？我不由得有些恼火。

一阵夜风悄然吹过。

3

我们被一户民宅的木制围墙挡住了去路，只得直角转弯，顺着路走到一个丁字路口前。朝左右两边延伸的道路不同于我们刚刚走过的散步小径，是有着中央线的两车道马路，两侧的路灯将四周照得通透。平时我很少来这一带，不过根据本地人的直觉，往右走的话，穿过住宅区应该就能抵达我们的母校镒矢初中，往左走的话多半能抵达市中心吧。

里志停下脚步，用眼神问我要往哪边走。往市中心走的话，我们可能会被巡警以“大晚上四处游荡”的罪名辅导，可要是朝学校